舊唐書/卷9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魏元忠　韋安石　蕭至忠　宗楚客　紀處訥 ◄

舊唐書
卷九十三
列傳第四十三　婁師德　王孝傑　唐休璟　張仁愿　薛訥　王晙

► 蘇味道　李嶠　崔融　盧藏用　徐彥伯

婁師德

婁師德，鄭州原武人也。弱冠，進士擢第，授江都尉。揚州長史盧承業奇其才，嚮謂之曰：「吾子台輔之器，當以子孫相托，豈可以官屬常禮待也？」

上元初，累補監察御史。屬吐蕃犯塞，募猛士以討之，師德抗表請爲猛士。高宗大悅，特假朝散大夫，眾軍西討，頻有戰功，遷殿中侍御史，兼河源軍司馬，並知營田事。天授初，累授左金吾將軍，兼檢校豐州都督，仍依舊知營田事。則天降書勞曰：「卿素積忠勤，兼懷武略，朕所以寄之襟要，授以甲兵。自卿受委北陲，總司軍任，往還靈、夏，檢校屯田，收率既多，京坻遽積。不煩和糴之費，無復轉輸之艱，兩軍及北鎮兵數年鹹得支給。勤勞之誠，久而彌著，覽以嘉尚，欣悅良深。 」

長壽元年，召拜夏官侍郎、判尚書事。明年，同鳳閣鸞台平章事。則天謂師德曰：「王師外鎮，必藉邊境營田，卿須不憚劬勞，更充使檢校。」又以爲河源、積石、懷遠等軍及河、蘭、鄯、廓等州檢校營田大使。稍遷秋官尚書。萬歲登封元年，轉左肅政御史大夫，仍並依舊知政事。證聖元年，吐蕃寇洮州，令師德與夏官尚書王孝傑討之，與吐蕃大將論欽陵、讚婆戰於素羅汗山，官軍敗績，師德貶授原州員外司馬。

萬歲通天二年，入爲鳳閣侍郎、同鳳閣鸞台平章事。是歲，兼檢校右肅政御史大夫，仍

知左肅政台事，以與王懿宗、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諸州。神功元年，拜納言，累封譙縣子。尋詔師德充隴右諸軍大使，仍檢校河西營田事。聖曆二年，突厥入寇，復令檢校并州長史，仍充天兵軍大總管。是歲九月卒，贈涼州都督，謚曰貞。

初，狄仁傑未入相時，師德嚭薦之，及爲宰相，不知師德薦已，數排師德，令充外使。則天嚭出師德舊表示之，仁傑大慚，謂人曰：「吾爲婁公所含如此，方知不逮婁公遠矣。」師德頗有學涉，器量寬厚，喜怒不形於色。自專綜邊任，前後三十餘年，恭勤接下，孜孜不怠。雖參知政事，深懷畏避，竟能以功名始終，甚爲識者所重。

王孝傑

王孝傑，京兆新豐人也。高宗末，爲副總管，從工部尚書劉審禮西討吐蕃，戰於大非川，爲賊所獄。吐蕃讚普見孝傑，垂泣曰：「貌類吾父。」厚加敬禮，由是免死，尋得歸。則天時，累遷右鷹揚衛將軍。孝傑久在吐蕃中，悉其虛實。長壽元年，爲武威軍總管，與左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率眾以討吐蕃，乃克復龜茲、於闐、疏勒、碎葉四鎮而還。則天大悅，謂侍臣曰：「昔貞觀中貝綾，得此蕃城，其後西陲不守，並陷吐蕃。今既盡復於舊，邊境自然無事。孝傑建斯功效，竭此款誠，遂能裹足徒行，身與士卒齊力。如此忠懇，深是可嘉。」乃拜孝傑爲左衛大將軍。明年，遷夏官尚書、同鳳閣鸞台三品，封清源男。延載初，入爲瀚海道行軍總管，餘如故。證聖初，又爲朔方道總管，尋坐與吐蕃戰敗免官。

萬歲通天年，契丹李盡忠、孫萬榮反叛，復詔孝傑白衣起爲清邊道總管，統兵十八萬以討之。孝傑軍至東峽石穀遇賊，道隘，虜甚眾，孝傑率精銳之士爲先鋒，且戰且前，及出穀，布方陣以捍賊。後軍總管蘇宏暉畏賊眾，棄甲而遁。孝傑既無後繼，爲賊所乘，營中潰亂，孝傑墮穀而死，兵士爲賊所殺及奔踐而死殆盡。時張說爲節度管記，馳奏其事。則天問孝傑敗亡之狀，說曰：「孝傑忠勇敢死，乃誠奉國，深入寇境，以少禦眾，但爲後援不至，所以致敗。」於是追贈孝傑夏官尚書，封耿國公。拜其子無擇爲朝散大夫。遣使斬宏暉以徇。使未至幽州，而宏暉已立功贖罪，竟免誅。開元中，無擇官至左驍衛將軍，以恩例贈孝傑特進。

唐休璟

唐休璟，京兆始平人也。曾祖規，周驃騎大將軍、安邑縣公。祖宗，隋大業末爲朔方郡

丞。時爲梁師都舉兵，將據城，宗抗節不從，乃爲所害。

休璟少以明經擢第。永徽中，解褐吳王府典簽，無異材，調授營州戶曹。調露中，單於突厥背叛，誘扇奚、契丹侵掠州縣，後奚、羯胡又與桑乾突厥同反。都督周道務遣休璟將兵擊破之於獨護山，斬獲甚眾，超拜豐州司馬。永淳中，突厥圍豐州，都督崔智辯戰歿。朝議欲罷豐州，徙百姓於靈、夏，休璟以爲不可，上書曰：「 豐州控河遏賊，實爲襟帶，自秦、漢已來，列爲郡縣，田疇良美，尤宜耕牧。隋季喪亂，不能堅守，乃遷徙百姓就寧、慶二州，致使戎羯交侵，乃以靈、夏爲邊界。貞觀之末，始募人以實之，西北一隅，方得寧謐。今若廢棄，則河傍之地復爲賊有，靈、夏等州人不安業，非國家之利也。」朝廷從其言，豐州復存。

垂拱中，遷安西副都護。會吐蕃攻破焉耆，安息道大總管、文昌右相韋待價及副使閻溫古失利，休璟收其餘眾，以安西土。遷西州都督，上表請復取四鎮。則天遣王孝傑破吐蕃，拔四鎮，亦休璟之謀也。聖曆中，爲司衛卿，兼涼州都督、右肅政御史大夫，持節隴右諸軍州大使。

久視元年秋，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，入自洪源穀，將圍昌鬆縣。休璟以數千人往擊之，臨陣登高，望見賊衣甲鮮盛，謂麾下曰：「自欽陵死，讚婆降，麴莽布支新知賊兵，欲曜威武，故其國中貴臣酋豪子弟皆從之。人馬雖精，不習軍事，吾爲諸君取之。」乃被甲先登，與賊六戰六克，大破之，斬其副將二人，獲首二千五百級，築京觀而還。是後休璟入朝，吐蕃亦遣使來請和，因宴屢覘休璟。則天問其故，對曰：「往歲洪源戰時，此將軍雄猛無比，殺臣將士甚眾，故欲識之。」則天大加歎異，擢拜右武威、右金吾二衛大將軍。

休璟尤諳練邊事，自碣石西逾四鎮，綿亙萬里，山川要害，皆能記之。長安中，西突厥烏質勒與諸蕃不和，舉兵相持，安西道絕，表奏相繼。則天令休璟與宰相商度事勢，俄頃間草奏，便遣施行。後十餘日，安西諸州表請兵馬應接，程期一如休璟所畫。則天謂休璟曰：「恨用卿晚。」因遷夏官尚書、同鳳閣鸞台三品。又謂魏元忠及楊再思、李嶠、姚元崇、李迥秀等曰：「休璟諳練邊事，卿等十不當一也。」

尋轉太子右庶子，依舊知政事。以契丹入寇，復拜夏官尚書，兼檢校幽，營等州都督，兼安東都護。時中宗在春宮，將行，進啟於皇太子曰：「張易之兄弟幸蒙寵遇，數侍宴禁中，縱情失禮。非人臣之道，惟加防察。」中宗即位，召拜輔國大將軍、同中書門下

三品，封酒泉郡公，顧謂曰：「卿曩日直言，朕今不忘。初欲召卿計事，但以遐遠，兼懷北狄之憂耳。」未幾，加特進，拜尚書右僕射。是歲秋，大水，休璟兩上表自咎，請免官甚切，辭多不載。中宗竟不允，手製答曰：「陰陽乖爽，事屬在予，待罪私門，難依來表。」尋遷中書令，充京師留守，俄加檢校吏部尚書。又以宮僚之舊，賜實封三百戶，累封宋國公。休璟在任，無所弘益。

景龍二年，致仕於家，年力雖衰，進取彌銳。時尚宮賀婁氏頗關預國政，憑附者皆得寵榮，休璟乃爲其子娶賀婁氏養女爲妻，因以自達。由是起爲太子少師、同中書門下三品，監修國史，仍封宋國公。休璟年逾八十，而不知止足，依托求進，爲時所譏。景雲元年，又拜特進，充朔方道行軍大總管，以備突厥，停其舊封，別賜實封一百戶。二年，表請致仕。許之。祿及一品子課並令全給。休璟初得封時，以絹數千匹分散親族，又以家財數十萬大開塋域，備禮葬其五服之親，時人稱之。延和元年七月薨，年八十六，贈荊州大都督，謚曰忠。子先慎襲爵，官至陳州刺史。次子先擇，開元中爲右金吾衛將軍。

張仁愿

張仁愿，華州下邽人也。本名仁亶，以音類睿宗諱改焉。少有文武材幹，累遷殿中侍御史。時有御史郭霸上表稱則天是彌勒佛身，鳳閣舍人張嘉福與洛州人王慶之等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，皆請仁愿連名署表，仁愿正色拒之，甚爲有識所重。尋而夏官尚書王孝傑爲吐刺軍總管，統眾以禦吐蕃，詔仁愿往監之。仁愿與孝傑不協，因人奏事，稱孝傑軍誣罔之狀。孝傑由是免爲庶人，仁愿遽遷侍御史。

萬歲通天二年，監察御史孫承景監清邊軍，戰還，書戰圖以奏。每陣必畫承景躬當矢石、先鋒禦賊之狀，則天歎曰：「御史乃能盡誠如此！」擢拜右肅政台中丞，令仁愿敘錄承景下立功人。仁愿未發都，先問承景對陣勝負之狀。承景身實不行，問之皆不能對，又虛增功狀。仁愿廷奏承景罔上之罪，於是左遷崇仁令，擢仁愿爲肅政台中丞、檢校幽州都督。會突厥默啜入寇，攻陷趙、定，擁眾回至幽州，仁愿勒兵出城邀擊之，流矢中手，賊亦引退。則天遣使勞問，賜以醫藥。累遷并州大都督府長史。

神龍二年，中宗還京，以仁愿爲左屯衛大將軍，兼檢校洛州長史。時都城穀貴，盜竊甚眾，仁愿一切皆捕獲杖殺之。積屍府門，遠近震懾，無敢犯者。初，高宗時賈敦頤爲洛州刺史，亦有政績，與仁愿皆爲一時之最。故時人爲之語曰：「洛州有前賈後張，可敵京兆三王。」其見稱如此。

三年，突厥入寇。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爲賊所敗。詔仁愿攝御史大夫，代忠義統眾。仁愿至軍而賊眾已退，乃躡其後，夜掩大破之。先，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爲界，河北岸有拂雲神祠。突厥將入寇，必先詣祠祭酹求福，因牧馬料兵而後渡河。時突厥默啜盡眾西擊突騎施娑葛，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之地，於河北築三受降城，首尾相應，以絕其南寇之路。太子少師唐休璟以爲兩漢已來，皆北守黃河，今於寇境築城，恐勞人費功，終爲賊虜所有，建議以爲不便。仁愿固請不已，中宗竟從之。仁愿表留年滿鎮兵以助其功。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，仁愿盡擒之，一時斬於城下，軍中股慄，役者盡力，六旬而三城俱就。以拂雲祠爲中城，與東、西兩城相去各四百餘里，皆據津濟，遙相應接，北拓地三百餘里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一千八百所。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，朔方無復寇掠，減鎮兵數萬人。

仁愿初建三城，不置壅門及卻敵、戰格之具。或問曰：「此邊城禦賊之所，不爲守備，何也？」仁愿曰：「兵貴在攻取，不宜退守。寇若至此，即當並力出戰，回顧望城，猶須斬之，何用守備生其退恧之心也？」其後常元楷爲朔方軍總管，始築壅門以備寇，議者以此重仁愿而輕元楷焉。仁愿在朔方，奏用監察御史張敬忠、何鸞、長安尉寇、泚、鄠縣尉王易從、始平主簿劉體微分判軍事，太子文學柳彥昭爲管記，義烏尉晁良貞爲隨機。敬忠等皆以文吏著稱，多至大官，時稱仁愿有知人之鑒。

景龍二年，拜左衛大將軍、同中書門下三品，累封韓國公。春還朝，秋復督軍備邊。中宗賦詩祖餞，賞賜不可勝紀。尋加鎮軍大將軍。睿宗即位，以老致仕，特全給祿俸，又拜兵部尚書，加光祿大夫，依舊致仕。開元二年卒，贈太子少傅，傅物二百段，命五品官一人爲監護使。子之輔，開元初爲趙州刺史。

薛訥

薛訥，絳州萬泉人也，左武衛大將軍仁貴子也。爲藍田令，有富商倪氏於御史台理其私債，中丞來俊臣受其貨財，斷出義倉米數千石以給之。訥曰：「義倉本備水旱，以爲儲蓄，安敢絕眾人之命，以資一家之產？」竟報上不與。會俊臣得罪，其事乃不行。其後突厥入寇河北，則天以訥將門，使攝左武威衛將軍、安東道經略。臨行，於同明殿召見與語，訥因奏曰：「醜虜恃淩，以盧陵爲辭。今雖有制升儲，外議猶恐未定。若此命不易，則狂賊自然款伏。」則天深然其言。尋拜幽州都督，兼安東都護。轉并州大都督府長史，兼檢校左衛大將軍。久當邊鎮之任，累有戰功。

玄宗即位，於新豐講武，訥爲左軍節度。時元帥與禮官得罪，諸部頗亦失序。唯訥及解琬之軍不動。玄宗令輕騎召訥等，至軍門，皆不得入。禮畢，上甚加慰勞。

時契丹及奚與突厥連和，屢爲邊患，訥建議請出師討之。開元二年夏，詔與左監門將軍杜賓客、定州刺史崔宣道等率眾二萬，出檀州道以討契丹等。杜賓客以爲時屬炎暑，將士負戈甲，齎資糧，深入寇境，恐難爲製勝。中書令姚元崇亦以爲然。訥獨曰：「夏月草茂，羔犢生息之際，不費糧儲，亦可漸進。一舉振國威靈，不可失也。」時議鹹以爲不便。玄宗方欲威服四夷，特令訥同紫微黃門三品，總兵擊奚、契丹，議者乃息。六月，師至灤河，遇賊，時既蒸暑，諸將失計會，盡爲契丹等所覆。訥脫身走免，歸罪於崔宣道及蕃將李思敬等八人，詔盡令斬之，特免杜賓客之罪。下製曰：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兼檢校左衛大將軍、和戎大武等諸軍州節度大使、同紫微黃門三品薛訥，總戎禦邊，建議爲首。暗於料敵，輕於接戰，張我王師，衄之虜境。觀其疇昔，頗常輸罄，每欲資忠報主，見義忘身。特緩嚴刑，俾期來效，宜赦其罪，所有官爵等並從除削。」

其年八月，吐蕃大將坌達延、乞力徐等率眾十萬寇臨洮軍，又進寇蘭州及渭州之渭源縣，掠群牧而去。詔訥白衣攝左羽林將軍，爲隴右防禦使，與大仆少卿王晙等率兵邀擊之。十月，訥領眾至渭源，遇賊戰於武階驛，與王晙掎角夾攻之，大破賊眾。追奔至洮水，又戰於長城堡，豐安軍使王海賓先鋒力戰死之。將士乘勢進擊，又敗之，殺獲萬人，擒其將六指鄉彌洪，盡收其所掠羊馬，並獲其器械，不可勝數。時有詔將以十二月親征吐蕃，及聞訥等克捷，玄宗大悅，乃停親征。追贈王海賓左金吾衛大將軍，賜物三百段、粟三百石，名其稚子爲忠嗣，拜朝散大夫。命紫微舍人倪若水往，即便敘錄功狀，拜訥爲左羽林軍大將軍，復封平陽郡公，仍拜子暢朝散大夫。俄又充涼州鎮軍大總管。尋以年老，特聽致仕。八年卒，年七十餘，贈太常卿，謚曰昭定。訥沉勇寡言，臨大敵而益壯。訥弟楚玉，開元中，爲幽州大都督府長史，以不稱職見代而卒。

王晙

王晙，滄州景城人，徙家於洛陽。祖有方，岷州刺史。晙弱冠明經擢第，曆遷殿中侍御史，加朝散大夫。時朔方軍元帥魏元忠討賊失利，歸罪於副將韓思忠，奏請誅之。晙以思忠既是偏裨，製不由已，又有勇智可惜，不可獨殺非辜，乃廷議爭之。思忠竟得釋，而晙亦由是出爲渭南令。

景龍未，累轉爲桂州都督。桂州舊有屯兵，常運衡、永等州糧以饋之，睃始改築羅郭，奏罷屯兵及轉運。又堰江水，開屯田數千頃，百姓賴之。尋上疏請歸鄉拜墓，州人詣闕請留睃，乃下敕曰：「彼州往緣寇盜，戶口凋殘，委任失材，乃令至此。卿處事強濟，遠邇寧靜，築城務農，利益已廣，隱括綏緝，復業者多。宜須政成，安此黎庶，百姓又有表請，不須來也。」睃在州又一年，州人立碑以頌其政。再轉鴻臚大卿，充朔方軍副大總管，兼安西大都護，豐安、定遠、三城及側近軍並受睃節度。後轉太仆少卿、隴右群牧使。

開元二年，吐蕃精甲十萬寇臨洮軍，睃率所部二千人卷甲倍程，與臨洮兩軍合勢以拒之。賊營於大來穀口，吐蕃將坌達延又率兵繼至。睃乃出奇兵七百人，衣之蕃服，夜襲之。相去五里，置鼓角，令前者遇寇大呼，後者擊鼓以應之。賊眾大懼，疑有伏兵，自相殺傷，死者萬計。俄而攝右羽林將軍薛訥率眾邀擊吐蕃，至武階穀，去大來穀二十里，爲賊所隔。睃率兵迎訥之軍，賊置兵於兩軍之間，連亙數十里。睃夜出壯士銜枚擊之，賊又大潰。乃與訥合軍，掩其餘眾，追奔至洮水，殺獲不可勝數，盡收所掠牧馬而還。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，封清源縣男，兼原州都督，仍拜其子班爲朝散大夫。尋除并州大都督府長史。明年，突厥默啜爲九姓所殺，其下酋長多款塞投降，置之河曲之內。俄而小殺繼立，降者漸叛。睃上疏曰：

突厥時屬亂離，所以款塞降附。其與部落，非有仇嫌，情異北風，理固明矣，養成其釁，雖悔何追。今者，河曲之中，安置降虜，此輩生梗，實難處置。日月漸久，奸詐逾深，窺邊間隙，必爲患難。今有降者部落，不受軍州進止，輒動兵馬，屢有傷殺。詢問勝州左側，被損五百餘人。私置烽鋪，潛爲抗拒，公私行李，頗實危懼。北虜如或南牧，降戶必與連衡。臣問沒蕃歸人雲，卻逃者甚眾，南北信使，委曲通傳，此輩降人，翻成細作。倘收合餘燼，來逼軍州，虜騎恣淩，胡兵應接，表裏有敵，進退無援。雖復韓、彭之勇，孫、吳之策，令其製勝，其可必乎！

望至秋冬之際，令朔方軍盛陳兵馬，告其禍福，啗以繒帛之利，示以麋鹿之饒，說其魚米之鄉，陳其畜牧之地。並分配淮南、河南寬鄉安置，仍給程糧，送至配所。雖復一時勞弊，必得久長安穩。二十年外，漸染淳風，將以充兵，皆爲勁卒。若以北狄降者不可南中安置，則高麗俘虜置之沙漠之曲，西域編氓散在青、徐之右，唯利是視，務安疆埸，何獨降胡，不可移徙。

近者，在邊將士，爰及安蕃使人，多作諛辭，不爲實對。或言北虜破滅，或言降戶安靜，

誌欲自言功效，非有以徇邦家。伏願察斯利口，行茲遠慮，邊荒清晏，黎元幸甚。

臣料留住之議，謀者雲遵故事，必言降戶之輩，舊置河曲之中，昔年既得康寧，今日還應穩便。但同時異事，先典攸傳。往者頡利破亡，邊境寧謐，降戶之輩，無復他心，所以多曆歲年，此類皆無動靜。今虜見未破滅，降戶私使往來，或畏北虜之威，或懷北虜之惠，又是北虜戚屬，夫豈不識親疏，將比昔年，安可同日！

臣料其中頗有三策。若盛陳兵馬，散令分配，內獲精兵之實，外祛黠虜之謀，暫勞永安，此上策也。若多屯士卒，廣爲備擬，亭障之地，蕃、漢相參，費甚人勞，此下策也。若置之朔塞，任之來往，通傳信息，結成禍胎，此無策也。伏願察斯三者，詳其善惡，利害之狀，長短可尋。縱因遷移，或致逃叛，但有移得之者，即是今日良圖，留待河冰，恐即有變。臣蒙天澤，叨居重鎮，逆耳利行，敢不盡言。

疏奏未報，降虜果叛，敕峻帥并州兵西濟河以討之。峻乃間行倍道，以夜繼晝，卷甲舍幕而趨之。夜於山中忽遇風雪甚盛，峻恐失期，仰天誓曰：「峻若事君不忠，不討有罪，明靈所殛，固自當之，而士眾何辜，令其艱苦！若誠心忠烈，天監孔明，當止雪回風，以濟戎事。」言訖，風回而雪止。時叛者分爲兩道，其在東者，峻追及之，殺一千五百餘人，生獲一千四百餘人，駝馬牛羊甚眾。峻以功遷左散騎常侍、持節朔方道行軍大總管，尋遷御史大夫。

時突厥　夾跌部落及仆固都督勺磨等散在受降城左右居止，且謀引突厥共爲表裏，陷軍城而叛。峻因入奏，密請誅之。八年秋，峻誘　夾跌等黨與八百餘人於中受降城誅之，由是乃授峻兵部尚書，復充朔方軍大總管。

九年，蘭池州胡苦於賦役，誘降虜餘燼，攻夏州反叛，詔隴右節度使、羽林將軍郭知運與峻相知討之。峻奏：「朔方軍兵自有餘力，其郭知運請還本軍。」未報，而知運兵至，與峻頗不相協。峻所招撫降者，知運縱兵擊之，賊以爲峻所賣，皆相率叛走。峻進封清源縣公，仍兼御史大夫。俄而賊眾復相結聚，峻坐左遷梓州刺史。十年，拜太子詹事，累封中山郡公。屬車駕北巡，以峻爲吏部尚書，兼太原尹。十一年夏，代張說爲兵部尚書、同中書門下三品，追錄破胡之功，加金紫光祿大夫，仍充朔方軍節度大使。其年冬，上親郊祀，追峻赴京，以會大禮。峻以時屬冰壯，恐虜騎乘隙入寇，表辭不赴，手敕慰勉，仍賜衣一副。會許州刺史王喬家奴告喬與峻潛謀構逆，敕侍中源乾曜、中書令張說鞫其狀。峻既無反狀，乃以違詔追不到，左遷蘄州刺史。十四年，累遷戶部尚書，復爲

朔方軍節度使。二十年卒，年七十餘，贈尚書左丞相，謚曰忠烈。

往歲，魏元忠爲張易之、昌宗所構，左授髙要尉，晙密狀申明之。宋璟時爲鳳閣舍人，謂晙曰：「魏公且全矣，子須威嚴而坐理，恐子之狼狽也。」晙曰：「魏公忠而獲罪，晙爲義所激，顛沛無恨。」璟歎曰：「璟不能申魏公之枉，深負朝廷矣。」晙氣貌雄壯，時人謂之有熊虎之狀。然慕義激勵，有古人之風，禦下整肅，人吏畏而愛之。晙卒後，信安王禕於幽州討奚告捷，奏稱軍士鹹見晙與蕃將髙昭領兵馬先軍討賊，上聞而嗟異久之。戶部郎中楊伯城上疏，請晙等墳特乞增修封域，量加表異，降使饗祭，優其子孫。玄宗乃遣使就其家廟祭，仍如其子官秩。

史臣曰

史臣曰：婁師德應召而慷慨，勇也；薦仁傑而入用，忠也；不使仁傑知之，公也；營田贍軍，智也；恭勤接下，和也；參知政事，功名有卒，是人之難也，又何愧於將相乎！王孝傑，唐休璟、張仁愿、薛訥、王晙等，皆韜武幹，亟立邊功。然孝傑失於再擒，休璟虧於餘行。先敗後勝，薛訥何慚；止雪回風，王晙難掩；仁愿操履，中否相兼。

贊

贊曰：拯物之心，不形於色。將相之材，人何以測。臣有始終，功無爽忒。多忌梁公，自招慚德。唐、張、訥、晙，善陣能師。共服戎虜，不憂邊陲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